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9n1346

雪峰慧空禪師語錄

(嗣法) 慧弼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346-A
  - 上堂
  - 秉炬
  - 法語
  - 拈古
  - 頌古
    -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
    - 看洞山初和尚語
    - 頌草堂老師付頂相讚後圓相[(○@牛)/((○@牛)*(○@牛))]因禪人請益
    - 覽妙喜和尚衡陽示眾
  - 真讚
    - 雪峯禪師
    - 草堂老師
    - 造橋道者并諸化士寫求
    - 幽岩禪師
    - 偈語
    - 圓悟禪師入滅說偈燒香(時在疎山作)
    - 南華利侍者持昺和尚語至疎山請校入版乃作偈送之謁序于徐大資(師川)
    - 送莫內翰
    - 次韻韓伯修學士讀楞嚴見寄
    - 次游教授韻呈草堂老師
    - 辭草堂老師歸閩
    - 送夢石歸妙峯德雲菴
    - 南詢歌
    - 空王子
    - 又用前韻送僧
    - 禪人求偈
    - 送僧
    - 煨芋
    - 與曇副寺

        - 送二僧之衡陽
        - 寄支提禪師
        - 又送出閩
        - 送深書記
        - 與符侍者
        - 謝丹山秀首座竹笻
        - 葉居士施直裰求頌
        - 送行上人歸塔慧力空印和尚靈骨于西山
        - 與沔上人
        - 與虛上人
        - 與性上人
        - 病起
        - 與妙菴主
    - No．1346-B
    - No．1346-C
        - 與皎山書中一段語附
        - 頂相讚附
    - No．1346-D
    - No．1346-E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346-A

東山和尚道高一世，俯視諸方，平居面目嚴冷，學者不可得而親近，或遭喝罵而出，此真善知識。慈悲(慧昇)嘗獲侍其藥誨，臨寂之時，以其親刪語錄相受，皆斟酌古今，發揚蘊奧，禪衲竟編，烏焉成馬，念欲鏤正以廣其傳，今始符所願，亦季子掛劒之義矣。於戲！真正法眼不類常流，大慧老人每以東山為稱，今信道者咸生敬仰，乃知南陽之鐘不待扣而鳴也。

皆淳熙戊戌季冬朔日住雷峯此丘(慧昇)拜序

No. 1346

福州雪峯東山和尚語錄

門人　慧弼　編

師既受請，秀峯和尚引座竟，師乃登座。僧問：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？　師云：江南有。　僧問：見草堂後如何？　師云：江北無。(謝詞不錄)　師乃云：俊快底點著便行，癡鈍底推挽不動。便行則人人懽喜，不動則箇箇生嫌。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。(彈指一下)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，從前有院不肯住而今住，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，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。出不出、住不住即且置，敢問諸人：做底是甚麼佛？空王佛耶？然燈佛耶？釋迦佛耶？彌勒佛耶？說底又是甚麼法？根本法耶？無生法耶？世間法耶？出世間法耶？眾中莫有道得底麼？若道得，山僧出世事畢；如或未然，逢人不得錯舉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
秀峯辭眾，上堂。雲凝石室，本無舒卷之心；豆爆寒灰，遂有去留之異。尋常交肩粥飯處，眼見鼻孔；夜半轉身通氣時，箭過新羅。南北兩山，風流二老，兄呼弟應，響順聲和，又說甚麼箭過新羅？箇中端的意，能有幾人知？

入院，指方丈云：從上佛祖到這裏，只得乞命；天下衲僧到這裏，不敢喘氣。且道這裏是甚麼所在？喝一喝，雪峯方丈也不識。

陞座，拈香祝　聖罷，僧問：遠離秀嶺之禪剎，來登雪峯之道場，如何是不動尊？　師云：夜行步步踏明月。　僧云：與麼則半千年覩異人出，百萬天飛花雨來。　師云：千年萬歲雪峯山。　僧云：作家宗師，天然猶在。　師云：三十年後未有棒到你。　良久，云：大眾會麼？孤峯象骨，土主松山，溟鵬九萬，遼鶴三千，留香舊客，垂老再來，真覺輥毬，玄沙斫牌，南泉賣身，趙州還債。南山鱉鼻蛇頭匾似扇，擬則傷人，其毒無藥；新長老口似乞兒，蓆袋

和底一時翻出，更不囊藏覆盖。以此壽聖人，則天長地久；以此祝賢帥，則伊尹、周公；以此安樂生民，則時清歲稔；以此播揚大教，則盖天盖地。乃呵呵大笑，云：空上座纔入門來，早是口裏水漉漉地，後五日堪作甚麼？喝一喝，下座。

當晚小參，僧問：記得和尚早晨示眾云：從前推挽不出，而今為甚麼却出？　師云：閏年春色晚。　僧云：從前有院不住，而今為甚麼却住？　師云：六月黃河連底凍。　僧云：從前嫌佛不做，而今為甚麼却做？　師云：披毛戴角有甚麼難？　僧云：從前嫌法不說，而今為甚麼却說？　師云：嚴冬銕樹自開花。　僧云：將謂春歸無覓處，誰知轉向此間來？　師云：訝郎當漢又與麼去。　師乃召大眾云：許多日中為諸人抑逼得來，直是覓箇死處不可得。記得釋迦老子三七日中思惟曰：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。似這老子不唧[口*留]尚乃如是，又爭恠得空上座？當其雪峯命下之日，若有箇牙如劒樹、口似血盆底衲僧，把一條白棒向丁山頂[寧*頁]上立，却待雪峯專使一行人到來，一喝喝住，你待向甚處去？八州管內不是無長老，你隔山隔嶺過來覓箇甚麼？奪將疏帖盡情拋向萬仞崖下，亂棒一時打回去，却歸披秀堂中，山僧大展坐具，禮伊九拜，尊之為師。而今既無如是手段，山僧不免披毛戴角，是非海裏橫身入，豺虎羣中自在行去也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上堂，僧問：擊將頹之法鼓，振已墜之玄綱，法鼓既鳴，玄綱已振，未審鼓聲中還有奇特事也無？　師云：有。　僧云：如何是奇特事？　師云：楊岐見慈明。　僧云：學人未曉，乞師再指。　師云：雲菴參積翠。　僧云：只如禾山四打鼓，一眾皆悟，未審與和尚鳴鼓是同？是別？　師云：你還悟也未？　僧云：學人悟也。　師云：謔你屋裏老爺。　師乃云：好大眾！得與麼省要、得與麼成現，所以古人云：汝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，山僧作驢騎物供養他，有甚麼罪過？古人不妨好心，要且揀僧布施、擇佛燒香。我觀此會，千百人無一人不是大肯去底，所以自秀峯受了府命，即時披這毛衣騎所供養，徑入山來。入山則不無，且道所騎底是甚麼物？又作麼生供養？還有見得底麼？良久，云：晨朝有粥齋時飯，日日香花夜夜燈。

謝新兩序，上堂。山僧纔到雪嶺，打就無底銕船，使入真覺海中，運載情與無情，教伊不住此岸、不滯彼岸、不居中流，一箇箇出來，似箇衲僧去。文殊把篙立其頭，普賢把[木*(刀/巴)]正其尾，千手眼菩薩兩旁搖櫓，不退轉菩薩看風使帆。山僧只知洗脚上船，日中一飯、夜中一宿，煙消日出天地寬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好大哥！

到東禪，陞座問話畢，師云：山龜有殼，自謂畢生安樂於泥塗；眾手攻之，盖是豐干饒舌於其始。致使藏頭露尾、藏尾露頭，左回右避皆莫能得。一朝忽地憋僗和殼一時趯脫，淨倮倮地把箇窮性命子盡情拋在眾人前，又却無一星事，乃呵呵大笑云：莫道無事，好自出山。便安排一段禪，要來東寺對大禪師與諸耆舊東道西說：數日參州，人事衮衮。今日到來，捫摸胸中，一字也記不得，更說甚三關、五關？只這一關也不消得。他日望州亭、烏石嶺驀箚相逢，莫道而今放過。(李侍郎以小雲菴請師不出東禪，有頌寄師云：山龜有殼藏頭尾，七十二鑽爭奈何？云云。)

上堂，舉：真覺一日問備：頭陀何不遍參去？備云：達磨不來東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真覺肯之。

師舉了，呵呵大笑云：後來叢林中盡謂此語奇特，殊不知這老漢至今塔下坐堆堆地，只為當時恁麼。如今若有人道：達磨不來東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直是喫棒趁出。何故？當時肯之，而今却打趁出院，具眼者辨取。

結夏，小參。百川異流，同歸於海；萬區分義，總成乎實。所以，十方雲水共夏雪山。其間有已證、未證，有義學、玄學，莫不皆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安居，無雜無壞。乃喝一喝，云：且道：這一喝是作一喝用？是不作一喝用？是探竿影草、是金剛王寶劒、是踞地師子。未具透關眼者，莫道不疑好。(敘辭畢)乃云：古者道：未徹底人，參句不如參意；既徹底人，得意不如得句。古人與麼曲為，今時不風流處亦自風流。汝輩後生家入眾參禪，切在子細，不得掠虛。第一，須得悟；既悟，須要行；既行，須要徹；既徹，方且似箇衲僧，不為分外。山僧百醜千拙、口吻稚鈍，別無新鮮語句、攢花簇錦、四六八六與諸兄弟咂啖，只是一口靈鋒寶劒。但有來者，不消一剌。且作麼生入得雪峯門？喝一喝，下座。

結夏，上堂。少室九年，守株待兔；神光三拜，緣木求魚。馬祖即心是佛，劈頭便錯；盤山非心非佛，末後猶乖。臨濟入門便喝，可煞著忙；德山入門便棒，未遇作家。趙州關子，強生節目；溈山水牯，慙惶殺人。雲門顧鑒，也是尋常；雪峯輥毬，至今未了。皆是從上不得勦絕，致使後來為之帶累。而今雪峯門下莫有迥超今古、絕類離倫底麼？向結夏十五日道將一句來，直饒道得，也是河裏失錢河裏摝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
安撫龍學侍郎齋僧，請上堂。僧問：昔日李相國訪藥山，問：如何是道？山云：雲在青天水在缾。此理如何？　師云：薰風自南來。　僧云：猶來一句無多子，作略還他老乍家。　師云：草木生光輝。　僧云：只如相國道：鍊得身形似鶴形，千株松下兩函經。我來問道無餘說，雲在青天水在缾。又作麼生？　師云：一字入公

門，九牛拽不出。　僧云：直得千載英風動寰宇，至今流落在叢林。　師云：側身穿市過，仰面看天行。　僧云：可謂好風來不盡，真照用無窮。　師云：真箇。　乃云：羣靈一源，名之曰佛。輝騰今古，迥絕見知。圓滿十虛，寧有方所？迷之則迷作眾生，悟之則悟成諸佛。生佛似有差殊，此箇本無增減。在天而天，處人而人。在比丘則比丘中尊，在居士則居士中尊，在婦女則婦女中尊，在宰官則宰官中尊。隨其所在，悉皆尊上。

乃舉起拂子云：而今在山僧拂子頭上又喚作甚麼？這裏荷負得去，衲僧面前切忌拈出。且道衲僧家別有甚麼長處？

記得楊億侍郎問廣惠云：承和尚有言，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，勸人疎於財寶，而況南閻浮提眾生以財為命，邦國以財聚人，教中有財法二施，何得勸人疎於財寶？惠曰：幡竿尖上銕龍頭。侍郎云：海[口*亶]馬子似驢大。惠曰：楚雞不是丹山鳳。侍郎云：佛滅二千年，比丘少慙愧。大眾！你禪和家尋常問著口似紡車，還知此二人落處麼？今日不惜眉毛，因齋慶讚，向你諸人道雪峯是張侍郎，請三十年後不得錯舉。

施主散經，請上堂。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。釋迦老子向這裏轉得一步，便向靈山會上四十九年演出一大藏教，彌滿龍宮海藏，流布天上人間。達磨大師向這裏著得一隻眼，便解從南天竺國十萬里得得而來，少林面壁九年，單傳心印，不立文字。天下老和尚向這裏出得一頭地，便解向曲木繩床上播揚大教，流出胸襟，盖天盖地。三段不同，今當第一。乃竪起拄杖，云：一時穿却。卓一下，云：甚處去也？(敘辭畢)乃云：生死若是有，從古至今無人能免生死；若是無，從古至今無人能免生死；若是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，悉皆無有免者。既然如是，又且如何免得？只有箇悟之一字，除此無門，除此無路。你諸人而今忽若立地悟去，莫道生死以至十方虛空悉皆消殞，只恐你根思遲回，未能瞥脫。山僧與你說箇喻子：喻如人睡著，身在床上安穩自在，無端忽於夢中見有毒蛇猛虎競來吞噉，中心怕怖，憧惶馳走，正當馳走之處，忽然眼開。生死之法亦復如是，忽有箇衲僧出來道：大小雪峯長老受施主如此供養，却向法座上只說得一箇夢。乃呵呵大笑，云：元來癡人面前不得說夢。

東禪和尚到，上堂。大眾！善知識者如天甘露，或但聞名而不得飲；善知識者如旱時雨，或但渴望不蒙其澤；善知識者如金剛王寶劒，若有見者偷心永斷；善知識者如當門師子，若有見者疑心永息。今者山門多幸，伏承東禪堂上和尚大禪師象駕見臨，山僧與此一眾如飯飲甘露、渴得甘雨，而況禪師某之故人，三十年江湖上、叢林戶知不在更說，只有一事須當對眾說破。此者置千五百斤銕枷於山僧項上，乃是此老下毒手，夜來方丈內種種撫存、種種誨諭，

又似大斧斫了手摩挲，而今只得歡喜忍受。下座，即與知事大眾同伸拜請登于此座，使現前一眾知臨濟金剛王、汾陽當門師子、列聖鈐鎚、佛祖命脉到今不斷。

祖忌，上堂。老子參禪太辛苦，九上洞山三投子，德山棒下桶底脫，鼇山店頭用不著，自從成道至于今，鼈鼻傷人毒無藥。毒無藥，賴是當時欠一著。且道欠那一著？今日開山真覺和尚忌晨，山門截日，計口之後，凡事不如昔，山僧不免將無作有，且要不墜家聲，以百億四天下為一壇場、以百億須彌山為一盤酸餡、以百億四天下為一杯餙飥、以百億日月為一筵燈燭，雖然供養微薄，且是不從外求。遽起身作女人拜，云：曾郎萬福，莫怪空踈。

上堂。雪峯五月五日，不假神符妙術，只有頂門一錐。乃卓主丈，云：銕佛也須汗出。

施主請普說，師云：說則不普，普則不說，若有所說，終非普說。氷窟開花，炎天落雪，明眼高流，須善時節。且道而今是甚麼時節？莫是黃昏戌麼？莫是灯燭交輝、人天普集麼？若與麼，違時失候不少。今夜三信女請普說，為其大夫人壽。

記得閩王問壽山禪師云：壽山年多少？山云：與虛空同壽。王云：虛空年多少？山云：與壽山同壽。

師云：壽山不妨奇特，要且年高倒耄。奴郎不辨，玉石不分，只知與虛空同壽，殊不知虛空更是兒孫。

靈溪，請上堂。三世諸佛向這裏出頭不得，一大藏教著一字不得，天下老師口向這裏百雜碎。此真覺和尚三百年前說底法，直至于今不移毫髮。雖然如是，真覺只解把住，不解放行。山僧今日因靈溪開經設齋，放一線道，從教一切處光明燦爛去。乃竪起主丈，云：三世諸佛向這裏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，說法度人。一大藏教向這裏字義炳然，言言見諦，不勞翻譯。天下老師口向這裏多說少說，縱橫十字說，了無剩法。乃呵呵大笑，云：嘉州大像聞與麼說話，忽變作嬌尸迦，把將南閻浮提、東弗于逮、西瞿耶尼、北鬱單越束作一枝筆，向太虛空中大書七字，云：毗盧法寶大經卷，世間有眼者看不見，有口者誦不出，獨有雪峯山中一千五百衲子一箇箇見得誦得。若信不及，山僧更與你重說偈言：上大人，丘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。爾小生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禮也。卓主丈，下座。

靈溪請普說，師云：山僧許多日中鳴皷上堂小參普說，你看山僧口中舌在麼？乃大開口云：在麼？若道在也，皷弄人家男女未有了日；若道爛也，皷弄人家男女未有了日。山僧而今別也，你諸人今夜須別作箇眼目始得。雖然如是，多處添些子，少處減些子，總不見得。

記得汾陽和尚有四轉語：如何是接初機句？你是行脚僧。如何是驗衲僧句？西方日出卯。如何是正令行句？千里持來呈舊面。如何是立乾坤句？北俱盧洲長粳米，食者無貪亦無嗔。汾陽自謂：將此四轉語，驗天下衲僧。大愚芝云：將此四轉語，被天下衲僧勘破。大眾！有是父，必有是子。山僧今夜亦有四轉語：如何是接初機句？金剛杵打銕山摧。如何是驗衲僧句？岳陽船子洞庭波。如何是正令行句？夜叉屈膝眼睛黑。如何是立乾坤句？經來白馬寺，僧至赤烏年。山僧這四轉語：一轉語，賓中有主；一轉語，主中有賓；一轉語，賓中常賓；一轉語，主中常主。而今眾中莫有分得出底麼？靈溪今夜末後殷懃，此四轉語若分未得，且留與靈溪送路。逗到明朝後日，船到瓜山岸下，院中兄弟、山前檀越竟來問訊，未審大師作麼生舉？還舉得麼？(良久，云：)但道我親到雪峯來。聖節，上堂。大眾！還相委悉麼？此是普光明殿蓮華師子之座，人天普集、凡聖交參所說之法。(臣)僧今日幸遇　天申聖節，不敢秘藏，盡情舉唱，直得如天普覆、似地普擎，窮古今、亘萬世而不移，消劫石、空芥城而無盡。以此仰祝　皇帝壽山堅固，如不動妙高之山；福海汪洋，等甚深功德之海。溢目風光彌法界，祥雲瑞氣樂昇平。
小參。二百年前，風穴和尚於選佛場中曾立箇策問，至今未有人答得。我此一眾盡是選佛底俊流，一操直取狀元，山僧今夜不免向糞掃堆頭斬新拈出，與汝諸人答看。參學眼目，臨機直須大用現前，勿自拘於小節。設使言前薦得，猶是滯殼迷封；縱然句下精通，未免觸途狂見。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岐，如今為汝一時掃却，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沙地哮吼一聲，壁立千仞，誰敢正眼覷著？覷著即瞎却渠眼，此是風穴和尚與麼道。而今莫有吒沙地底師子兒麼？試出來哮吼一聲。不見道：驚羣之句須向驚羣處舉揚，奇特之事須向奇特人拈出，平生慶快只在如今，過後思賢不為英俊。有麼？有麼？如無，山僧老大衰颯，不免作少年調度，與你諸人代筆去也。驀拈主丈劃一劃，乃橫按喝一喝，云：風穴老漢合喫三十痛棒，[翟*欠]瞎貶向二銕圍山，自餘釋迦、元和、佛陀是甚麼碗蹥丘？擲主丈，下座。
上堂。千五百眾雪山住，無麵軟餅裹露柱。橫咬竪咬飽便休，莫倚他門傍他戶。以拂子擊繩床，下座。
上堂：月生一，上下四維無等匹。月生二，須彌拽脫虛空鼻。月生三，明正為南方盡南。乃拈起主丈云：善財童子來也。卓一下云：元來却是觀世音菩薩。
施主請上堂。三世諸佛同此一音，演出一大藏教。一大藏教不用箇元字脚，出生三世諸佛。經即諸佛，諸佛即經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

無斷故。乃拈起主丈云：這箇是山僧主丈子，佛之與經在甚麼處？卓一下云：大啟毗盧樓閣門，亞竪摩醯頂門眼。
乃舉：僧問臨濟和尚：如何是三眼國土？濟云：我與汝入淨妙國土，著清淨衣說法身佛；入無差別國土，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；入解脫國土，著光明衣說化身佛。大眾，臨濟小廝兒分身、法、報、化，著却三種衣，至今脫不下。山僧今日不著三種衣、不說三身佛，只以信女所施法衣搭在肩上如法而說，汝等諸人亦當如法而聽。乃拈起袈裟角普示大眾(良久云)：須是金色頭陀始得。南臺道友請小參：見聞如幻翳，三界若空花。聞復翳根除，塵消覺圓淨。乃拈起主丈云：見麼？卓一下云：聞麼？既有見有聞，則如幻如翳。作麼生得聞復翳根除，塵消覺圓淨去？饒你淨極光通達，寂照含虛空，却來觀世間，猶如夢中事。到雪峯門下沙彌童行堂中，未到著你在。不見真覺和尚示眾云：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，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，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。大眾，古人三處待人不為不厚，其柰禮煩即亂、水煩即濃。山僧不然，但有來者，現成以一座雪峯山待之，忽若把得便坐，斷佛祖出頭不得，也許伊具一隻眼；忽若把得便行，到處裏流通將去，也許伊具一隻眼。更有一隻眼留待諸人，後次入山別有理論。久立。
祈雨，上堂。拈起主丈，云：主丈子，黑似漆，不用時，唯靠壁，用著時，甚生力。日月合其明，天地合其德，積陰為之暘，亢陽為之澤。而今是亢陽，須雨之時，主丈子惺惺著。乃卓一下，云：向道是龍剛不信，待興雷雨始知驚。
病僧請小參，兼謝護國禪師。堪笑堪嗟，可悲可喜，板齒生毛，猢猻沒尾。盡大地如許廣濶，覓箇舉話底人也難得。莫道會禪，今者八州管內只有護國老較些子。山僧頃年甌阜疎山眉毛相結，是時已輸其先；而今象骨丹山鼻孔相拄，又落其後。是伊何曾動著一步？山僧用盡氣力終趕不上。你諸人且道：病在甚麼處？今晨本擬請此老為諸人點出這病痛，盖為法座粧嚴未畢，況此老是架五鳳樓手段，別處頓放他不得，不比雪峯上大人禪，到處裏得說便說。所以前日室中問：兄弟！你還會上大人麼？祇對者甚多，悟明者極少，理既多途，禪尤多病。有般隨語生解阿師便道：丘乙己。或道：可知禮也。或一向道不會，或一向高禪將去，如此之類皆病非法。山僧今夜因病僧請說法，與汝諸人一一拈出佛病、祖病、心病、禪病、奇特病、平實病、依他病、獨脫病、八苦交煎、四百四病、八萬四千塵勞煩惱之病。乃卓主丈一下，云：向這裏一時百雜碎，諸病既除，不妨快活。且道：那箇是法？而今莫有道得底麼？如無，還我上大人來。

請護國，上堂。今朝七月初一，寶盖新粧、法座新漆，二者既新，須得大手段、震大法雷、霪大法雨，方顯此座之高廣。雪峯只是萬百年陳故上大人禪，且與諸人作箇定場，別更有賽。大眾！正宗難續、正法難聞、正士難見、正道難行，而今要行正道、見正士、聞正法、續正宗。下座，同伸拜請護國澹菴和尚陞于此座，使現前一眾咸知黃龍草堂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。

上堂，舉：真覺和尚道：枯木藏龍，雷動必驚。驚者少，不驚者多。大眾，真覺好龍，要且爪牙未備、頭角不全。何故？若是爪牙備、頭角全，終不肯向多多少少處計較。山僧不然，枯木藏龍，雷動必驚。乃卓主丈一下，云：驚者雲騰致雨，不驚者露結為霜。

上堂，舉：僧問睦州和尚：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，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？州云：昨日栽茄子，今日種冬瓜。好諸兄弟！只是未有人承當，後來叢林中或作即事即真會却、或作時節因緣商量，却孤負先聖、埋沒已靈。而今雪峯山中參禪會便會，切不得妄有主張。昨日栽茄子，今日種冬瓜作麼生？若也會去，前此相煩亮禪乞茄歸來未曾陳謝；若也不會，妙湛和尚忌晨正當今日。

解夏，小參。兄弟！時光易失，剎那剎那、念念念念、一時一時、一日一日，直至九十日為一夏。汝等後生家九十日中出入息內過却幾恒河，明朝又是解夏也。今夜鳴鐘擊皷，聚集少時，已證入、未證入？已諦當、未諦當？今者幸遇我空王如來垂慈，咸放十字街頭。廖胡子聞與麼道，醉夢中打兩个筋斗起來，連叫數聲：快活，快活。雪嶺泥牛出海，方山鼻孔遼天，引得猪肉桉頭鄧、屠魚行內李媪說禪說道眼空四海，閻老子鋪席頓然蕭索，冷地裏怒得頷腮下癭大如斗。山僧主丈子却呵呵大笑道：你這一隊窮鬼子且莫空自歡喜、妄自煩惱，須知道江南兩浙春寒秋熱。喝一喝，卓主丈，下座。

上堂。雪峯山中解夏，三門開放兩邊。去底觀音勢至，來底文殊普賢。問訊問訊文殊普賢，珍重珍重觀音勢至。是你這一火子，老老大大，來來去去，有甚了期？來底且與老僧做街坊，去底且與老僧做化主。何故？來底去底總不放過。會麼？扶竪天下大叢林，須是這般菩薩子。好大哥！

小參。今夜是幹楞嚴會，四人兄弟請小參，不免因風吹火散，夏三日也。諸兄弟！深山裏秋來轉見寂寞，山僧而今發心作个主人，管領你諸兄弟些小又不得，不如每人與你一座雪峯山去。只如許多人，一箇雪峯山又如何分得徧？會麼？但辦肯心，管取具足。今日雪峯不比往時，兄弟若不是有力量人，大家出手扶持，立見厨寒無煙、鐘魚不鳴。空上座雖然住院，只是箇禪和子去住尋常，其柰先聖道場要人整頓，不是小事。你輩兄弟當此時節，如同船遇風，胡

越可使為左右手，況祖師門下客、自家家裏人，其忍坐視，恬不為意。大丈夫勇於為義，大家出來，一似夏內大佛殿上諷楞嚴呪相似，異口同聲吼一上，無見頂相、無為心佛，應念現前呪道圓成。又如鋸火一般，火無定位，但不緩慢、不中輟，則火事現前。做化主亦復如是，他州異縣各不相識，只當人辨一片真實心，從之者沛然如水就下，則化道成辨。兄弟！諷呪要進前、鋸火要著力、化主要發心，且道踞師子床坐在眾人前底又要个甚麼？你兄弟！今夜這裏立地，忽若一時悟去，山僧磨墨與你寫疏。

上堂：雪峯一說，應時應節，赫日炎天，紛紛雨雪。是何之說？稱鎚是銕。

西禪懶菴和尚遺書至，上堂：石霜山中獨虎，生得三腳驢兒。走過萍實楚江，踢倒湖南長老。由是子子孫孫，承承繼繼。吞底是栗棘蓬，透底是金剛圈。西禪懶菴和尚，楊岐遠孫，妙喜長子。三恢法席，一味是懶。宗風益振，佛日彌光。今者法門不幸，遽爾真歸。真即不無，且道懶作何面目？若見不得，下座更往靈前燒香作禮，教這懶菴老子無著懶處。

送南泉入菴，上堂。容吞舟之鱗，必有滔天之水；起摩霄之翼，須得持世之風。南泉慈覺大禪師，佛海吞舟之鱗，祖天摩霄之翼，今者自忘其大，來入雪山。雪山既無滔天之水，又無持世之風，將容之則無所，欲起之則無力。幸而去此善法堂不遠，有臥雲老人舊隱之東菴，伏望禪師不忘廼祖，暫此韜藏。然雖如是，空上座終是疑著。何故？只恐藏之藏不得。

上堂。守住本覺，無繩自縛。解得他去，猶隔西天。快人一言，快馬一鞭。而今有箇入得仲秋漸凉，山僧敢保伊應時納祐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上堂。拈主丈云：寒山舞，拾得笑，豐干一曲無羌調。囉囉哩，哩哩囉，近日秋林落葉多。卓一卓，下座。

葉尚書宅請上堂。以生論死，死無當生之死；以死論生，生無即死之生。生無即死之生，非生也；死無當生之死，非死也。非死非生，圓同大虛，無欠無餘，良由取捨，所以不如。以如今不了，故現在晨昏千營萬計，匍匐三界、纏綿死生，見不超色、聞不出聲。是故，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、若退若出，亦無在世及滅度者，非實非虛、非如非異，不如三界見於三界。釋迦老子與麼說話，大似看窟竉著木橛，不落生死底句要且未曾道著。雪峯今日於判院朝奉小祥之晨因風吹火，一要照看釋迦老子面皮厚多少，二要顯發判院朝奉本地風光，三要使其子子孫孫於無盡大光明藏中受用無盡。乃以拂子於空中點一點，云：還相委悉麼？三要印開朱點窄，不容擬議主賓分。以拂子擊繩床，下座。

大風雨後，上堂。臨濟三回喫六十棒，普化兩度趯倒飯床，定上座空拳築殺尿床鬼子，周金剛白棒佛來也打，一似大風雨，皷蕩直無前，衲僧所得法用處亦如是。雖然如是，黃潦無源，朝滿夕除即不問你，衲僧家金剛眼睛因甚爛如泥？喝一喝，卓主丈，下座。
到幽巖，上堂。問答罷，乃噓一聲，自云：作甚麼雪峯入雷峯來？大似小巫逢大巫，神氣俱盡。神氣既盡，又將甚麼陞于此座？說如是法，不借主人威光，如何兩得相見？乃取主丈卓一下，云：果然得渠力，洎不入山來。又連卓兩下，云：一等是聒譟主人。
出歸上堂，舉雲門和尚示眾云：只這个帶累殺人。雲門尋常氣宇如王，作恁麼說話，大似貧恨一身多。山僧不然，只這个快活殺人。何故？大雨方歸屋裏坐，業風吹又遶山行。然雖如是，也是乞兒見小利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？
上堂，舉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時，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，分付摩訶迦葉大眾。迦葉幸自好眼彩，剛被釋迦老子瞎却。而今莫有迥超先聖、別立玄風底麼？出來救取迦葉。如無，到處瞎人眼，卒未有了日。
上堂，舉：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，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視左右云：在甚麼處？不除妄想不求真，喚來與老僧洗脚，無明實性即佛性。退後！退後！洗脚也不中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便喝。永嘉大師項上三百斤鋌枷拈了也，如今還有知永嘉落處底麼？如無，三十年後莫道雪峯龍頭蛇尾。
上堂，舉：保寧和尚示眾云：保寧飯食麤惡，別無精妙品饌供養諸人。既到這裏，開單展鉢，須是喫得這無滋味始得；若喫不得，且莫怪大眾。保寧先代叢林早是供養如法，比之雪峯今日大不干事。你諸人纔入雪峯門，便是墮在那洛伽中坐，臥底是熱銕床、喫底是熱銕丸、飲底是熱銕汁，有甚麼滋味到你尚自不知不覺，何況保寧無滋味？無滋味，有滋味，上方香積無根蒂。莫似將錢買李，只揀赤邊咬，臘月三十日怪雪峯不得。
香林寺，請上堂。大無外，小無內，無內無外，七處九會。是聖是凡，重重無礙，捩轉鼻孔，須彌粉碎。乃拈拄杖竪起，云：看，看！西天摩竭陀國人見你雪峯山中禪和子參禪不易，總來山僧拄杖頭舞雲韶之曲供養你諸人，更與你舉悉怛多般怛羅無上神呪曰：懷州牛喫禾，益州馬腹脹，天下覓醫人，灸猪左膊上。乃呵呵大笑，云：將謂摩竭陀國人，元來只是杜順和尚。卓拄杖一下。　復舉：外道問佛：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世尊據坐，外道讚嘆云：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禮拜而去。阿難問：外道有何所見，禮拜讚嘆而去？世尊云：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。大眾，山僧而

今也不據坐良久，亦不大慈大悲，亦不開汝迷雲，還有入得底麼？乃喝一喝，云：不可總作外道見解。
上堂。禪家流，見也見得是，道也道得著。語妙，山僧不如；機鋒，山僧不及。既不如，又不及，為甚却道他未在？不省這个意，修行徒苦辛。
上堂：法法本來法，無法無非法。何於一法中，有法有不法？上是天，下是地，那个是本來法？飢有飯，困有睡，熱則隨處取凉，寒則歸寮向火。何於一法中，有法有不法？
山僧與麼注解，明眼人應是笑怪。既開這門戶，只要人解笑。今日十月初一，是个寮內與伊開个火爐子，不敢望你向火燄上轉大法輪，只等你瞌睡時和鼻孔燒却，方始好笑。喝一喝，云：笑个甚麼？
上堂，拈起拄杖云：雲門大師道：凡夫實謂之有，二乘枘謂之無，緣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，行但行、坐但坐，總不得動著。
師舉了，乃呵呵大笑云：這个是雲門大師孩視你天下衲僧處，既把你與麼安排著，更教你不得動著叵耐。乃卓拄杖一下，舉起云：凡夫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衲僧，雲門一時穿了也，動得底一任動著。擲拄杖下座。
上堂，僧問：一漚起湛海，不搖清徹底，漂漂海上出沒間，成壞猶來一彈指。拈了也。正當與麼時，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？　師云：大眾證明。　僧云：與麼則隨分著衣喫飯去，了無別事。　師云：你向甚麼處見亡僧？　僧云：遍界不能逃形質，一毫頭上現全身。　師云：埋沒亡僧不少。　僧云：記得玄沙問真覺和尚：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？覺云：如氷歸水。玄沙不肯，真覺却問：子又作麼生？沙云：如水歸氷。意旨如何？　師云：總未得脫洒在。　僧云：如何是脫洒底句？　師云：銕索橋頭大目溪。　僧禮拜，　師云：若作脫洒會，入地獄如箭。　師乃云：洞山道：天晴盖却屋，乘時刈却禾，輸納王租了，鼓腹唱謳歌。古人住山得與麼了事，得與麼快活。雪峯有屋盖未了，有禾收未上，有租未納破，方待鼓腹謳歌，而顗都莊又遷化。苦！苦！敢問大眾：一等是出家兒，一等是住山人，為甚苦樂不同？會麼？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平人被陸沉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。低頭不見地，仰面不見天，欲知白牛處，但看髑髏前。以拄杖卓東邊，云：真覺和尚這邊立地。
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。以拄杖卓西邊，云：盤山和尚這邊立地。

咄咄咄，力口希。禪子訝，中眉垂。以拄杖卓中間云：雲門和尚這裏立地。
這三个老漢，且道那个今日合得雪峯胡餅喫？點得出底，試與雪峯點出看。三玄宗旨。要且不是萬病丸，一語不玄流俗阿。師便下座。及巡寮，徧問兄弟，祇對者非一。師云：有口不得胡餅喫人多。
上堂，舉：洞山和尚示眾云：須知有佛向上事。僧便問：如何是向上事？山云：非佛。
雲門大師道：名不得，狀不得，所以言非。
後來妙喜老子道：我這裏不然，如何是佛向上事？拽拄杖劈脊便打，免教伊在佛向上倒跟。
大眾，洞山大開却口，了合不得，被人問著，盡力只道得个非佛。更有雲門跛阿師無特操，又却隨邪逐惡。只有妙喜較些子，撿點將來，棒頭少硬。這三个老漢要作善知識則可，若是佛，向上事總未夢見。而今還有夢見底麼？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。一漚未起，古帆未挂，風信不來，無人舉棹。正當與麼時，如何辨的？忽有个漢向這裏一覷，覷破却來觀世間，好个則劇術。這則劇術，或在家則為童孺、為士夫，出家則為苦行、為比丘，迷之則迷入四生六道，悟之則悟成諸佛菩薩。在諸佛菩薩則不增，在四生六道則不減，在比丘亦不優，在苦行亦不劣。既是不劣不優、不增不減，乃拈起拄杖云：這拄杖子因甚出頭來？指天指地道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會麼？良久云：家肥生孝子，國覇有謀臣。
乃舉：甘贄行者於南泉設粥，泉白槌云：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。甘贄禮拜出去。眾下堂，遂問典座：甘贄行者在甚麼處？座云：當時禮拜便出去。泉乃打破粥鍋。
這公桉諸方，味之如嚼生銕。山僧今日因行者設粥，與大眾頌出：狸奴白牯念摩訶，甘贄南泉不較多，打破粥鍋何處去？空山風雨夜[颱-台+(癸-天+虫)][颱-台+(癸-天+虫)]。
上堂。雪峯修已廢之寮，立仍舊為其名。記得法眼禪師道：但於行住坐臥、著衣喫飯、朝參暮請，一切仍舊。諸佛如來於仍舊中得。敢問大眾：得个甚麼？若有所得，則不仍舊；若無所得，亦不仍舊；若得無所得，無得為得，轉不仍舊。而今若要仍舊，先將法眼和尚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，次將所立之牌一掣掣下，拋向糞掃堆頭，然後入此寮中，與八人禪客耳朵裏栽田、床脚下種菜。雖然未是作家，且教直歲歡喜。山僧與麼為人，拾得口了喫水。
上堂：釋迦出世，擔雪填河。達磨西來，望雲種樹。自後馬祖、石頭、德山、臨濟、天下老和尚，乘虛接響，競出頭來，說心說性，

行棒行喝，盡是亂世英雄、太平奸賊，衲僧分上總用不著。且道衲僧尋常用个甚麼？今日初一下座，略到諸寮問訊。
上堂，舉藥山道：我有一句子，待特牛生兒即道。後來圓鑑道：我有一句子，待無舌人問即道。
此二人尊宿可謂肥不露肉、瘦不露骨，是即是，又似太深遠。山僧不然，我有一句子開口見膽，是即是，又似太淺近。若向二老句下薦得，路逢死虵莫打殺；若向山僧句下薦得，入地獄如箭射。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。山僧入城有三段奇特事，今日歸來，鳴皷陞堂，舉似大眾：第一、南臺江水穿過方山鼻孔；第二、萬歲塔與報恩塔鬪額；第三、山前李胡子騎箇蹇驢兒從皷門下出來道：看馬！看馬！山僧簷裏坐。却記得洞山和尚道：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。只此奉聞，伏希聰悉。
光孝禪師至，上堂。僧問：象骨岩高人不到，到者須是弄虵手。棱師備師不柰何，喪身失命知多少？既遇作者到來，未審和尚如何祇接？　師云：煑茶山下水，燒鼎洞中樵。　僧云：與麼則麤茶喫一椀，淡話說兩聲。　師云：禮繁則亂。　僧云：記得藥山道：我有一句子，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。而今生也請師道。　師云：面皮三寸未為厚。　僧云：和尚道則太煞道，學人要且未甘。　師云：進前渾不覺，退後始愁人。　僧云：圓鑑又道：我有一句子，待無舌人問即道。又作麼生？　師云：前頭較些子，後頭打不著。　僧云：和尚曾道：我有一句子，開口見膳。為甚麼却難會？　師云：會得打折尔脚。　僧云：莫不會便是麼？　師便打，　乃云：大野雲凝，千峯寒色。飛鴻斷路，古道難登。不謂光孝堂上禪師遠揚法旆，來訪寂寥。感激之懷，言莫能盡。下座當與知事大眾同伸拜請，陞于此座，以副眾望。大眾，古者道：欲得英俊，仍須四事俱備，方顯宗師蹊徑。一者祖師巴鼻，二具金剛眼睛，三有師子爪牙，四得衲僧殺活拄杖。得此四事，縱橫變態，任運卷舒，高聳人天，壁立千仞。儻不諧此，守死而善道者，敗軍之兆。禪師法門宿將，佛日真子，而此四事乃其家常茶飯，其柰雪峯山中禪和或未之聞。伏望不恪慈悲，略垂隻手。
冬至夜，小參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毗盧大樓閣，八字打開了也。不論久參初學，普請入來，一入則一切入，一了則一切了，便能坐斷毗盧頂，不稟釋迦文。當恁麼時，彌勒收身避路，雪峯留口喫飯。何故？盖是諸人如實而證，如實而入，如實而了，如實而見，即心即佛用不著，非心非佛用不著，五位三路用不得，德山棒、臨濟喝用不著，但有言說總用不著，既用不著又說不得。雪峯今夜鳴鐘擊皷聚集諸人，不可只麼休去。

即心佛，非心佛，歷世明明無別物。即此真心是我心，我心猶是權機出。或五位，或三路，施設隨機巧回互。不觸當今是本宗，展手通玄亡佛祖。德山棒，臨濟喝，獨出乾坤解橫抹。從頭誰敢亂區分，多口阿師不能說。

前頭為甚麼用不著、說不得？後頭為甚麼說得、用得？莫是舌頭無骨麼？莫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麼？莫是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麼？若與麼，止宿草菴，且居門外。乃靠却拄杖，云：某朴拙無堪，只可置之岩穴，業緣未盡，承乏于茲。自春歷夏，今又冬至，勞他執事兄弟推誠竭力，共建法幢，荷他方來兄弟忍飢食淡，同此道聚。法門衰弱，無甚此時，正賴有高遠志見兄弟出來，大家扶竪此心，誠所渴望。雪峯山中寒又寒、寂寞又寂寞，今日有些果子不能等，到夜又先喫了。只記得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次，洞山道：有一物，上拄天、下拄地，黑似漆，常在動用中，動用中收不得。且道過在甚麼處？首座云：過在動用中。山令侍者掇退果卓。

山僧當時若作泰首座，待他問：過在甚麼處？只向他道：著甚死急？待他擬開口，趯翻果卓便行。直饒洞山全機，也較三十里。

上堂。雪峯禪無星子，只見陞堂打皷，賺得大眾上來，近日山中有虎。乃喝一喝，云：長至令晨，顛言倒語。

上堂。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乃拈起拄杖，云：山僧拄杖變作釋迦老子了也。卓一下，云：說則不妨說，且作麼生解？若也解得，燈籠合掌；若也不解，露柱證明。擲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：祖師心印，堪作何用？無位真人，屎也不直。獨步青霄，徒誇好手。和泥合水，罕遇同流。敢問諸人，生相慶，死相吊，出相送，入相迎底一句作麼生道？若道不得，下座，更詣諸寮問訊。

上堂，舉：趙州和尚示眾云：老僧有時拈起一枝草，作丈六金身。後來翠岩道：趙州老漢誑赫閭閻。若是翠岩拈起一枝草，只喚作一枝草。

師呵呵大笑，云：殺人須見血，為人須為徹。這兩个老漢，一人失之太奢，一人失之太儉。汝等諸人千聞不如一見。乃拈起拄杖，云：且道是丈六金身？是一枝草？快與！快與！擲拄杖，下座。

秀峯和尚到，上堂，舉泉大道訪慈明，明云：片雲橫谷口，游人甚處來？泉顧視左右云：夜來何處火，燒出故人墳？明云：未在，更道始得。泉作虎聲，明打一坐具，泉推明就坐，明却作虎聲，泉云：某甲參七十餘人善知識，今日始遇作家。

大眾，大道遇作家，何似雪峯今日遇作家？

上堂，拈拄杖云：大眾！雲門大師來也。卓一下云：臘月二十五。

上堂，舉：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趯趯翻鸚鵡洲。有意氣時添意氣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俊哉俊哉，快活快活，一似十七八歲少年作狀元

相似。誰管你天，誰管你地。心王不妄動，六國一時通。罷拈三尺劒，休弄一張弓。自在自在，快活快活，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。風以時，雨以時。五穀植，萬民安。
乃竪起拄杖，云：大眾！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，共作得一箇。衲僧到雪峯門下，但知隨例飡餽子，也得三文買草鞋。喝一喝，卓拄杖，下座。
上堂，舉：疎山一日訪岩頭，頭見來乃佯睡，山立地良久，拍繩床一下，岩頭云：作甚麼？山云：和尚且瞌睡。拂袖便行，岩云：三十年弄馬騎，今日被驢子撲。
後來死心道岩頭水泄不通，被疎山輕輕一拶，直得瓦解氷消。
大眾！大小死心只具一隻眼，殊不知疎山這手藏之懷袖，佛眼看不見，及乎忍俊不禁，却被瞌睡漢覷破。
上堂：啐啄之機，暫時活計。清虛之理，不可依憑。執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陜府鐵牛兩角折即不問，你諸人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？若道不得，五九盡日又逢春。
上堂。一刀兩斷，未稱衲僧；就下平高，難為作者。古人到這裏，口似匾擔，善則甚善？要且無出身路。雪峯到這裏又作麼生？良久，云：後五日看。
退院，上堂。拈起一張弓，架起一隻箭，等閑一發定。天山即不問，你拋了弓，擲下箭，撒手到家人不識，鵲噪鴉鳴栢樹間又作麼生？且得天下太平。便歸東菴。

秉炬

胞胎未具已前，早與麼；既具之後，至於生、至於老、至於病、至於死，也與麼；而今大眾相送，舁置涅槃臺上，也則與麼。三段既皆與麼，又甚處得祖師巴鼻來？徹上座，與麼也不得，不與麼也不得，與麼不與麼總不得。若向這裏出得一頭地，誰敢喚你作亡僧？其或未然，火把子沒人情。
亡僧遷化氷歸水，真覺祖師甚處得這消息來？亡僧遷化水歸氷，玄沙備頭陀甚處得這消息來？正當今日，還你如氷歸水。拈却如水歸氷，顧視大眾云：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？若道不得，待你諸人似才上座時，即向你道。
象骨峯前，虛空撲落。烏石嶺頭，紅旗閃爍。涅槃臺上，西方極樂。山僧手中，末後一著。乃以火炬指大眾，又指亡僧云：開眼也著，合眼也著。
無位真人赤身露體，走過烏石嶺頭，跌倒白雲堆裏，乃竪起火把云：不是這光明炬，其餘扶伊不起。

法語

一切處是道流，放身命處；一切處是道流，調心處；一切處是道流，受用無盡之藏。一切處即非一切處，是名一切處。
多見學道人心量狹劣，只於一機一境上得少為足，便剛然休去，長連床上飽飯噇眠，一切不理，自謂快活。窮鬼子！似這般底，有甚用處？打殺百千萬箇無罪過。
如今雪峯門下，誰敢一箇箇是師子兒吒沙地？眼似銅鈴，輕輕點著。上門上戶，咬人火急。雖然如是，猶在半途。末後一句，始到牢關。乞食歸來，未怕爛却。
至道無難，求之者自作艱難；真心本淨，行之者自為染污。所以日用之中，千差萬別，自取流轉，不知何者為心，何者為道。若是箇猛利漢，當其流轉之時，一悟悟去，便解道心之與道，元來只是雪峯烏石嶺達禪持人五羊徧以示人，當有聞絃賞音者耳。
從上達人於道，或已悟，或未悟，率多入闠闠中游履，不獨依止山林，如盤山、保壽、長汀、普化之流，究竟於中成就已事。故達磨祖師曰：若從事上得解者，氣力壯；從事中見法者，即處處不失念。若是與麼人，放在八達衢頭，或逆或順，種種運為，跳踉顛蹶，悉顯不思議大解脫力。
今天台珠道人久捿雪嶺，老僧乍住，無可官領。他從此南行，過七城，有番禺大府，其中善男信女，多具大乘種性，汝當於彼大作佛事，所謂鎮海明珠者，非汝而誰？行矣，勉之！
英俊道流，到處與人相見，不消一覷是有是無、是邪是正，更無毫髮許透漏。若假一言半句定當，然後方知是欺負你了也。今時一種風範，直是好笑，如袖紙燒香、求偈頌、覓法語之類是也。更有一般瞎老師，不弁來機，便向他雪色紙上屙一堆學家珍藏，以為護身符子。苦哉！苦哉！
秦溪鵬道人昔嘗見之披秀，今又訪余東山。將歸，故効今時袖中出紙，意在換東山眼睛。東山識得渠，將錯就錯，也向上頭屙一堆子。不獨使鵬厭惡唾罵，且要今時求法語禪和看見，知是屎臭氣，別有生涯。呵呵！
東山老漢有少業緣未盡，昨出頭來一時償却，而今安樂一菴不辜你輩兄弟，自是你兄弟家不識好惡，將謂東山有多少奇特，到伊競來鑽刺，又要我以洗脚水驀頭驀面潑，還識羞麼？說佛說祖、舉古舉今、向上向下、有句無句、與麼不與麼，是洗脚水潑你。
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僧求。向父母未生已前，會取風塵草動。悉究端倪，是安排你向尿坑裏著。

衲僧家用處，如擊石火，似閃電光，聲前喝，句後棒，略露些子鋒鋩。擬不擬，當頭一钁，剔起便行，是把撮馬糞漢。
待他即心非心，就理就事，五位三路，全提半提，雙明單說，有玄有要，有賓有主，有縱有奪，有圓相，有默論。凡有言說無言說，皆是喚狗與食，向搕[打-丁+(天/韭)]堆頭埋却你。
我而今忍不住，把將從上佛佛祖祖、天下老和尚留下許多潑你底惡水、埋却你底搕[打-丁+(天/韭)]，挈作一桶，瀉放大目溪裏，流出西峽門去也，更無一法盖得你。等得你一箇箇出來，如師子子吒沙地哮吼一聲，狐群膽落，豈不快哉？是你如今出門三步，忽有人問東山住菴：近日說甚麼法？又如何祗對？對得對不得，盡是滅胡種。去！去！

拈古

世尊纔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雲門云：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，貴圖天下太平。
東山曰：雲門好手，只是無大人相。
世尊臨入涅槃，文殊請佛再轉法輪。世尊咄云：文殊，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說一字，汝請再轉法輪，是吾曾轉法輪耶？
東山曰：且道世尊從文殊請，不從文殊請？
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，云：是藥者採將來。善財遍採，無不是藥，却來白云：無不是藥。殊云：是藥採將來。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，殊提起示眾云：此藥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
東山曰：善財拈來，只是尋常草木。文殊提起，未為出格神醫。
後人望風，乃高其價。東山謂伊兩人，未免俱在草裏。
達磨謂門人曰：時將至矣，汝等盍各言所得？時有道副對曰：如我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而為道用。磨云：汝得吾皮。尼總持曰：如我所解，如慶喜見阿閦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。磨云：汝得吾肉。道育曰：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，而我見處，無一法可當情。磨云：汝得吾骨。慧可出禮拜，依位而立。磨云：汝得吾髓。乃傳衣付偈。
大陽明安云：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箇甚麼？乃云：不得，不得。又云：意況不到。
東山曰：明安枉費許多分疎，若是那一人，便肯出來。
布袋和尚常負一布袋并破席於通衢往來，袋中鉢盂、木履、魚飯、菜肉、瓦石、土木諸般總有，或於稠人處打開云：看！看！又拈起問人：這箇喚作甚麼？

東山曰：長汀子些兒活計，到處裏賣弄。我當時若見欄腮皷兩掌，奪下這破布袋，看他如何變豹？

忠國師一日喚侍者，侍者應喏，如是三喚三應。國師云：將謂吾辜負汝，却是汝辜負吾。

東山曰：我尋常只是因風吹火，國師費許多氣力作甚麼？

甘贊行者因化主至，乃問：是甚處？云：藥山。者云：還將得藥來麼？主云：未審有甚麼病？者欣然取銀百兩施之，復云：山中有人，此物乃回。主尋歸山納疏，藥山問：子何遽歸？主即敘前話，山云：急送還他，子遭賊了也。主及送還，者云：山中有人。更添銀施之。

東山曰：賊物是人怕，藥山老漢亦自小膽。若是東山，即便收下，何故且教甘贊這老賊疑三十年？

南泉示眾云：王老師賣身去也，還有人買麼？時有僧出眾云：某甲買。師云：不作貴，不作賤，你作麼生買？僧無對。趙州云：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、臥龍球。云：和尚屬某甲。澄源代云：是何道理？明招便拍傍僧背云：好著不著去。

雪竇云：雖然作家競買，要且不解輸機。且道南泉還肯麼？雪豆也擬酬箇價，直令南泉進且無門，退亦無路。良久，云：別處容和尚不得。

東山曰：南泉一身，諸老競買。雖然，各各買下，未見有箇用得。東山今日不費一錢，買得？用得？驀拈拄杖竪起，云：南泉來也。卓一下拄，行三五步，乃問僧：南泉豈不是在池州？僧云：是。山便打。

南泉同歸宗、麻谷去禮覲國師，路次，於地上畫一圓相云：道得即去。宗便於圓相中坐，谷便作女人拜。師云：與麼則不去也。宗云：是甚麼心行？師於是相喚回。

東山曰：一人賓中有主，一人主中有賓，一人不落賓主。若也甄明得出，許你親見國師。

南泉同魯祖、歸宗、杉山喫茶次，魯祖提起盞云：世界成時，便有這箇。泉云：今人只識這箇，不識世界。宗云：是。泉云：師兄莫同此見麼？宗却拈起盞云：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？泉作掌勢，宗以面作承掌勢。

東山曰：這一火子喫茶也不了，識甚世界，好與三十棒。

百丈再參馬祖，侍立次，祖以目視禪床角拂子，師云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祖曰：你向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為人？師取拂竪起，祖曰：即此用？離此用？師挂拂舊處，祖振威一喝，百丈直得三日耳聾。

雪豆云：奇怪諸禪德！如今列其派者甚多，究其源者極少，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，還端的也無？然刁刀相似，魚魯參差，若是明眼

漢，瞞他一點不得。只如馬祖道：你向後開兩片皮，將何為人？百丈竪起拂子，為復如虫禦木？為復啐啄同時？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？大冶精金，應無變色。

東山曰：挂拂舊處，彼此休去。百丈兒孫，不到今日。大冶精金，應無變色。雪豆著甚處死急？

趙州到黃檗，檗見來，便閉却門。州云：救火！救火！檗便出，擒住云：道！道！州云：賊過後張弓。

東山曰：黃檗從來有此一著。

紫湖禪師於門下立牌，大書云：紫湖有狗，上取人頭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足，擬議則喪身失命。或新到纔相看，師便喝云：看狗！僧纔回首，師便歸方丈。

雪豆云：眾中總道這僧著一口，著即著了也，爭柰這僧在？若具知方眼，救得這僧，設使紫湖出世，咬殺百千萬箇，有甚益我？當時若見，先斫下牌，然後入院，待這老漢喝云：看狗！與伊放出焦尾大虫。如今諸人要見麼？日勢稍晚，歸堂。

東山曰：我行脚時，但有狗處無不驗過，不學雪豆恃賴焦尾大虫斫牌入院，我只恁麼與尋常新到一般。待伊喝云：看狗也。則回首；待伊纔歸方丈也。則拂袖便行。出門，人問：如何？對曰：山僧已與驗過。

太原孚上座參雪峯，纔上法堂，顧視雪峯，便下看知事。至明日，入方丈作禮云：昨日觸悞和尚。峯云：知是般事。便休。

東山曰：雪峯見德山時事，向甚麼處去也？大小太原孚，只具一隻眼。

香嚴示眾云：如人在千尺懸崖，口含樹枝，手無所攀，脚無所蹈。忽有人問西來意，不對則違他所問，若對又喪身失命。當恁麼時，如何即是？時有虎頭上座云：上樹即不問，未上樹請和尚道。嚴呵呵大笑。

雪豆云：樹上道即易，樹下道即難，老僧上樹也，致將一問來。

東山曰：樹上樹下，道易道難，總涉廉纖，如今好問又不問。

睦州和尚因秀才相看，云：會二十四家書。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，云：會麼？才罔措，師云：又道會二十四家書，永字八法也不識。

東山曰：沙門種子，胸中初無點墨，動著筆頭，便見心肝五臟，這措大因甚特地罔措？

睦州示眾云：裂開也在我，揑聚也在我。有僧問：如何是裂開？師云：三九二十七，菩提涅槃，真如解脫，即心即佛。我且與麼，你又作麼生？僧云：某甲不與麼道。師云：盞子落地，揲子成七八片。雲峯悅云：相罵饒汝接觜，相唾饒汝潑水。

東山曰：雲峯饒伊不是好心，我直向你道，睦州至竟欠一著在。若人見得，許你頂門具眼。

臨濟會下，兩堂首座忽舉頭相顧，各下一喝，臨濟云：賓主歷然。承天宗云：臨濟此語，走殺天下衲僧。我即不然，一對無孔鐵鎚。

東山曰：承天自住山則可，若要發明臨濟主賓句，東山未敢相許。

臨濟因趙州到院，在後架洗脚次，師便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州云：恰值山僧洗脚。師近前作聽勢，州云：會即便會，嗗啄作麼？師便歸方丈。州云：三十年行脚，今日為人下注脚。

東山曰：臨濟嗗啄，趙州注脚。兩箇老漢，放過一著。

臨濟示眾云：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時有僧出問：如何是無位真人？師下繩床搦住云：道！道！僧無語，師托開云：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？

雪峯云：臨濟大似白拈賊。

東山曰：若是白拈賊，必應好手，為甚麼向這僧面前一無所得？

臨濟侍德山次，山云：今日困。師云：這老漢寐語作麼？山便打，師掀倒繩床。

雪豆云：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、有啐啄同時用，雪豆擬向飢鷹爪下奪肉、餓虎口裏爭飡，敢謂德山、臨濟俱是瞎漢，有人辨得，天下橫行。

雲峯悅云：奇怪諸禪德，看此二員作家，一拶一捺，略露風規，大似把手上高山。雖然如是，未免旁觀者哂。喝一喝。

東山舉了，呵呵大笑曰：說甚麼作家相見，啐啄同時。說甚麼一拶一捺，略露風規。都來只是兩个風顛漢。

金峯示眾云：金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，二十年後無老婆心。

時有僧問：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？峯云：問凡答凡，問聖答聖。僧云：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？峯云：問凡不答凡，問聖不答聖。

東山曰：金峯至竟老婆心。

黃檗一日捧鉢坐南泉位，泉入堂見，問：長老甚年中行道？檗云：威音王已前。泉云：猶是王老師兒孫在。蘗過第二位坐，泉休去。雲峯悅云：後來叢林中商量，或道黃檗有陷虎之機，南泉有殺虎之威。若作與麼說話，誠實苦哉！殊不知這老賊有年無德，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。若雲峯門下說甚威音王，已前王老師更大，直須喫棒趁出。

妙喜曰：何待問他甚年行道，纔入僧堂，見他在主位坐，便捧鉢向第二位坐，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，擬向甚處施設？

東山曰：進以禮，退以禮，古人事無一向。雲峯盡法無民，妙喜設心最毒。山僧今日放低一頭地，與你諸人理論。乃高聲召大眾，眾舉頭，師云：各請歸堂，莫教失却鉢位。

予政和初，嘗從石鞏新公得馬祖四家錄，其後載臨濟與婆子問答語。婆問濟：甚麼處去？濟云：鳳林去。婆云：恰值鳳林不在。濟云：甚麼處去？婆便行。濟召婆，婆回首，濟便行。

予嘗喜其用處如師子象王，回旋反擲，自在無畏，不墮常情。今統要中與近開四家錄皆作婆回首。濟云：誰道不在？語既嫩弱，意又淺近，謂是出於臨濟，豈不重欺古人？必昧者更之，務救前語。殊不知蕪穢先德，疑悞後學，為害至大。今古本淪亡殆盡，恐後來不悟其非，因拈至此，乃附之卷末云。

頌古

不是風兮不是幡，祖師端的廣南蠻。夜深趁得曹溪渡，失却番禺兩岸山。

馬師瞎却亮師眼，一入西山更不返。我有二十二藤條，寄與山中這擔板。

楚王城畔水東流，淮海維楊是九州。蘆管一聲春夢破，斜陽還在樹梢頭。

說似一物則不中，箇是南岳讓和尚，東山早曾與麼來，帶累同行俱喫棒。

新婦騎驢阿家牽，潦倒禪翁雪滿顛。不解爐頭煨死火，客來偏愛出人前。

大食波斯飲百杯，停杯把抱萬人魁。送風使過黃牛峽，不問瞿塘灩澦堆。

德山棒，臨濟喝，寸刃未施先敗闕。叢林盡謂是上機，明眼衲僧也大屈。

龐公慙愧全無，馬祖慈悲心大。直饒吸盡西江，東山未向伊道。

引鼻拽回野鴨，元來却是家雞。不管晦明風雨，纔到五更便啼。

身披麤布伽梨，手把大木槌子。天寒坐火爐頭，動是說虵說虎。

我手何似佛手，拈起扇子擗口。打落帝釋花冠，却是寒山掃箒。

我脚何似驢脚，車輪頓生八角。三千剎海波澄，一陣西風葉落。

人人盡有生緣。落花流出桃源。過後再尋無處，滿簑烟雨漁村。

佛手驢脚生緣，三山影落中天。武帝多方學道，王喬端坐神仙。

一等作野狐，堂堂大丈夫。徐行青草岸，踏破洞庭湖。靈雲失脚，玄沙落塹，三十年氷河發焰。

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

錢塘潮頭來，成都藥市集，叵耐汝州風，吹落老僧笠。南瞻部洲鉏地，東弗于逮種麥，西瞿耶尼拽磨，北鬱單越喫麵。
百書不如一歸家，千聞不如一見面。既歸既見復何為，解道德山無佛殿。
泥人煅就九轉丹，石女一喫乘飛鸞。天門九重彈指間，再拜天帝除天官。瓜期既及風馭還，海變桑田知幾番。又尋東山訪平安，去時與偈墨未乾。
[翟*欠]瞎大地眾生眼，奪其一切資生物，盡情推入大火坑，聽從阿耨池中出。然後為念普安慰真言：唵，摩尼佛，哠屈聿。

看洞山初和尚語

兩頭蚯蚓呈三要，五眼胡孫念八還。老蚌吞除龍樹月，瞎驢撞出趙州關。

頌。草堂老師付頂相讚。後圓相[(○@牛)/((○@牛)*(○@牛))]因禪人請益。

六國朝閻闔，三山插杳冥。禪流相借問，冬後一陽生。

覽妙喜和尚衡陽示眾

海蚌直儱侗，不類海蠡兒。開口便見膽，也好與一槌。

真讚

雪峯禪師

⊕：囚！咸通已前正與麼哪，紹興之後端的別。別！別！松山撐破秋空月，毬門有路沒遮欄，五月取霜六月雪。

草堂老師

隨隨昔昔，是這箇賊。簸土揚塵，馳南走北。一棒打殺，狗也不喫。後來不肖兒孫，箇箇一摸脫出。

造橋道者并諸化士寫求

去一得三，添六成四。有口無舌，有眼無鼻。寫得十成，以何為是。掛在大目溪頭，恰似守橋土地。
這漢一生擔版，垂老出來住院。清真氣味全消，惡業因緣頓現。說禪罔聖欺凡，乞食走州歷縣。試看幀上傳來，輥得成甚覅面。
咄！這老凍龘是甚麼面孔？似馬頭又圓，謂驢耳不聳，有毒鱉鼻虵，無底破漆桶，徧處持來攪聒人，十分是箇滅胡種。

幽岩禪師

一字不著劃，古錦寫回文。寒山指拾得，斗柄插雷門。

偈語

圓悟禪師入滅說偈燒香(時在疎山作)

濯錦江心一漚發，清漲四溟波浪濶。引得風流小玉歸，無限龍魚遭攪聒。紫羅帳裏明月珠，把作栗蒲撩亂[殺/米]。一方孤迥峭巍巍，十字縱橫活鱍鱍。我昔墮渠麤甕中，倔強依前淹不殺。而今寰宇幸清平，誰道岷峨在天末。昨夜西風撼太虛，石牛驚走泥牛喝。一吸滄溟徹底乾，憍梵鉢提長吐舌。大悲千眼擘不開，無言童子空忉怛。炷香為壽阿僧祇，紹興五年八月八。

南華利侍者持昺和尚語至疎山，請校入版，乃作偈送之，謁序于徐大資(師川)。

曹溪大士出現世，誰其侍者道人利。雷轟電激槌拂間，涓滴無遺水傳器。而今底事難覆藏，盖是火後莖茅長。未言字字負此老，且要浩浩流諸方。最初有箇譊訛處，徧示知音著何語。東山有語人未知，請問東湖老居士。

送莫內翰

驚世文章夢裏花，出塵悟解眼中沙。怪來不打這皷苗，親見江西老作家。

一槌從使口如鼻，百煉誰知方入圓。莫怪野人高索價，從來佛祖不曾傳。
黃龍室內三關語，趙老青州一布衫。何事臨分無別說，則川龐老是同參。
試問同參參底事，華亭秋晚水如天。離鉤三寸無人會，風起蘆花落釣船。
今者叢林走大聲，不言無眼只無睛。願公善保千鈞重，莫管他家熱椀鳴。

次韻韓伯修學士讀楞嚴見寄

琉璃甕中走却鱉，驚起波斯一夜尋。天曉不知何所見，大悲菩薩是觀音。

次游教授韻呈草堂老師

霜髮垂垂老不休，銕船無底更隨流，兒孫莫訝得魚少，盖謂翁翁是直鉤。
北鬱之南瞻部洲，縱觀誰是老人流。大千一網平收了，坐看兒童亂下鉤。

辭草堂老師歸閩

短笻初把探深深，展盡神機被陸沈，搦殺未償當日恨，翻身誰識此時心？不離左右金為土，別有生涯土作金，既去後來應請問，莫言曾到此山陰。

送夢石歸妙峯德雲菴

紹聖五年戊寅冬，王母吞却嘉州像。覺來捫腹喜且驚，一朝生出這和尚。銳頭長身碧兩瞳，眾聚說法聲如鐘。少年蹈斷象骨路，出處大類飛山翁。老而益健難近傍，德山縮手臨濟讓。善財盡力無處尋，又是經行別峯上。

南詢歌

南詢士，標致殊，發言落落中疎疎，瘦藤一握銕相似，孤身萬里雲不如。作者前，致一問，分明直得繩床震，失脚踏翻樓閣門，通身

不掛毗盧印。佛祖言，甚熱椀，一劒當頭百非剗，大展禪宗定古今，火裏蜘蟟三隻眼。

空王子

空王之子空而靈，拈起鉢飯忘了羹。一生看經不識字，總十二部為一句。一生說禪不動口，噴嗊也成師子吼。阿呵呵，黃面瞿曇爭柰何。咄咄咄，是甚衲僧臭皮襪。

又用前韻送僧

空王子，出空門，敏於選佛訥於言。老少同科無異學，盡傾阿耨作詞源。龍虎榜，輝乾坤，一字元無作麼分。汝見是汝為第一，我見是我作狀元。有驚群，有獨脫，可中丹桂和根拔。把作枯柴竈裏燒，誰能更著空王褐。只如劒，成家活，不犯鋒鋩有生殺。莫似章分句解徒，望却龍門頭枿枿。

禪人求偈

禪家流，悟自己，開眼曹溪十萬里，況行機路守心空，病渴移家陽燄裏。渴轉渴，水又非，擡頭不覺鴈南飛，文殊堂裏萬菩薩，大唐國內無禪師。或行棒，或行喝，棒喝交馳如電掣，不容眨眼入思惟，忽把虛空敲出骨。地神惡，天神悅，陜府銕牛得一橛，且等東山睡覺來，大掌連腮咄咄咄。

送僧

蜀川老覺家潼川，懷中交子是銕錢，三年聽講大慈寺，執卷問之不識字。三年參禪大隋山，盖龜劫火猶顢頇，瞿塘忽放銕船下，不問灩澦堆如馬。逆風使過荊湖南，焦荔林中來放憨，同風莫倚閩與蜀，飲水更須防蠱毒。
支提天冠千眷屬，龜山蔡柳兩尊宿。總在參禪屋角頭，開眼光光互相燭。參禪自是雲水儔，四顧坤維有高躅。勝妙光中不肯留，六六要明三十六。當其行，歌一曲，春草青兮春水綠。東山老矣夫何言，縱有言兮不堪讀。
東山送人只一句，纔擬欽承喝出去，而今更向紙上求，大似因鷹弩死兔。猷禪猷禪知不知？堅坐守之無了時，趁取西風霜未落，泐潭百丈在江西。

煨芋

後生偷笑東山老，事無是非總曰好。布伽梨裹老病身，山芋頭煨紅軟火。日暖婆娑林下行，天寒堆危火邊坐。人問祖室今安危，對道我此煨芋好。

與鬲副寺

衲僧之勇惟法戰，銕作渾身猶百煉，不知誰是最雠家？直入南方行一轉。上門上戶眼如鈴，有麼？有麼？機如電，剔起便行何處尋？聲前句後新羅箭。

送二僧之衡陽

閩蜀同風果同風，袈裟拔出鞋袋中，相逢古寺話俄頃，怪我稱鎚落深井。不憂佛日居衡陽，不憂無人振頹綱，却憂秋高霜月冷，銕牛夜度飛猿嶺。
衡陽老子一僧耳，打雨罵風無別伎。海上禪流未識渠，將謂三頭仍六臂。兩川邁往初不然，我喜其行重說偈。披秀菴前癩狗兒，要見衡陽只這是。

寄支提禪師

遠聽天冠化寺鐘，孤煙明滅暮山重。念携掛壁木上座，問訊長沙岑大虫。大虫聲威動海宇，老不與世同其波。卷藏風月付一室，落日春山狐兔多。威而不怒默常吼，寂子觸之遭毒手。東山又似不知時，更來許露其家醜。

又送出閩

老人入我閩中居，如山有玉淵有珠。老人一日出山去，崖不自靈淵亦枯。我問天冠千眷屬，如何不留老尊宿。飛鸞水急海天横，一道清輝照四明。

送深書記

東海鯉魚吞却海，西河師子口門大。金剛喚起足行神，還却趙州行脚債。

吹毛不是凡間銕，百匝千重唯一決，出頭天外笑呵呵，喜得空生不曾說。

與符侍者

秀峯三聖堂中，符也曾職其事。節制火筋香匙，使得燈籠露柱。聖僧頸上下來，天台山中入去。通玄不是人間，忽雨忽晴忽霧。出門且莫忽忽，道取末後一句。

謝丹山秀首座竹笻

老身一衲百無營，病骨人驚太瘦生，多謝枝笻解扶我，松陰石上聽溪聲。
山中久住成老宿，雲水五湖來弟兄。放下茶甌答了話，把得拄杖東西行。

葉居士施直裰求頌

廣南葉順居士，施我褐紬直裰，比之七斤布衫，這个猶難提掇。天寒雪落便披，日暖風和即脫，脫著畢竟是誰？慚愧觀音菩薩。

送行上人歸塔慧力空印和尚靈骨于西山

古佛大塔廣，量廓虛空界。凡聖位其中，如光無雜壞。出生與入滅，一一得自在。眾生迷本心，當處自留礙。良哉空印師，火後靈骨在。憑誰密安置，有子如行輩。山為碧玉環，水作青羅帶。巍巍鎮巍巍，永下諸天拜。

與沔上人

參禪無悟處，如何得安樂？置之空劫前，即為空劫縛。任運日用中，拶著無不錯。懵然百不理，柰此一絡索。勇猛積勳修，翻成大過惡。端坐審思惟，不如更行脚。東山老病漢，聞之為喜躍。願爾發足時，出門便蹈著。

與虛上人

止渴須是水，止飢須是飯。參禪須是悟，成佛不待旦。伽陀有底急，休來問老漢。既來無柰何，拄杖驀頭攉。

與性上人

汝知東山空，胸中無窖子。說禪瞎人眼，書偈汙人紙。不知禪家流，於空何所取。脚要汝自行，死要汝自死。道不假他成，佛豈離自己。唯有老趙州，平生一則語。既是其中人，東山與之舉。

病起

老僧頭風，一月兩發。見粥便嘔，見飯便噦。死又不死，活又不活。使他諸人，冷地忙殺。觀音勢至，候飢候渴。文殊普賢，左提右掇。纔方起來，便翻著襪。不問是非，乃棒乃喝。呵呵雲門，君子可八。

與妙菴主

至道之宗，備在爾躬。求之則遠，守之不通。不求不守，奇哉靈叟。極離極微，應心應手。觸目晴嵐，到處成菴。捶呵彌勒，不與同龕。石虎擡頭，泥牛入海。驀箚相逢，一場風采。

No．1346-B

金翅擘海，直取龍吞。燕雀鷹鸇，徒誇羽翰。撥轉關棙子，宛如珠走盤，明眼衲僧著眼看。

癸酉至節　　梅陽妙喜老漢題

No．1346-C

與皷山書中一段語附

雪峯空禪師頃在雲居、雲門相聚，老漢見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人，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，後來自在別處打發。大法既明，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，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。
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，造次顛沛，不失臨濟宗旨，令送在眾寮中與衲子輩看。老漢因掇筆書其後，特為發揚，使本分衲子為將來說法

之式。若使老漢初為渠拖泥帶水，說老婆禪眼開後，定罵我無疑(云云)。

頂相讚附

慧空抓著吾痒處，吾曾箚著伊痛處。痛處痒，痒處痛，不與千聖同途，豈與衲僧共用？莫言掃帚竹裏無錢筒，篙枝叢內無梁棟。雖然，家醜不可外揚，也要諸方眼目定動。而今各自不得已，一任畫出這般不唧[口*留]底老凍龘，但將懸向壁角落頭，使來者瞻之仰之，晝夜六時，燒兜樓婆、畢力迦、沈水旃檀之香，作七代祖翁之供。

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。本郡人，族陳氏。十四圓頂出嶺，偕妙喜同參圓悟于雲居。已而復道，聚雲門菴。及禮六祖，歸抵疎山，參侍草堂，日臻玄奧。服勤有年，入閩久之。紹興癸酉，安撫龍學侍郎張公(宗元)致禮，敦請開法郡之雪峯。徇緣一載，退歸東菴。戊寅三月十三日示寂，壽六十三，臘四十八。

貞和己丑仲冬寓于龜山雲居僧妙葩命工刊行

No. 1346-D

羅湖野錄曰：福州空首座在江西雲門菴。一日，妙喜老師問其香嚴上樹話，對以好對春風唱鷓鴣。及徵之，是樹上語，是樹下語，空罔然。尋避寇之曹谿，復趨臨川疎山。時草堂清和尚在焉，因看前話有所證，自謂頓見妙喜用處。遂歸閩，寓古田秀峰，道望四馳，而屢却名剎之招。東禪淨禪師有偈調之曰：山龜有殼藏頭尾，七十二鑽不奈何。恰似秀峰空首座，嘉招不肯出煙蘿。答曰：敢將不出以為高，朽索其如六馬何？賴有舀谿長柄杓，不妨霜月在松蘿。空之偈句，風韻高妙，於事理尤為圓融。如贈撮藥道人曰：當陽拈出大家看，來處分明去處端。總是諸人自遮護，先生毫髮不相謾。又貽修漏道者曰：是處叢林走一遭，敲甎打瓦不辭勞。忽然踏著通天竅，始覺從前立處高。又雪中和僧偈曰：蓋覆乾坤似有功，洞然明白又無蹤。其如未識無蹤處，玉屑霏霏落眼中。曾侍郎吉甫嘗有詩寄之曰：江西句法空公得，一向逃禪挽不回。深密伽陀妙天下，無人知道派中來。其為名公擊節如此。

No. 1346-E

余昔刊東山外集，喜其機用橫放，欲刊內集而未得。善本堂中首座珍藏久之，亦有志于茲。因循閱紀一月，因話閒，慨然募眾繡梓流通。眾中豈無具眼衲僧？向鉗鎚妙密處一觸觸著，便知道妙喜老人所謂造次顛沛，不失臨濟宗旨之語不虛。其或未然，劍去久矣。

時癸卯王正上元　　三關老雪　覺性　書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